

小说、诗歌、散文、网络文学作品……一批批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争奇斗艳

2018,海南春艺盎然



聚焦

A

长中短篇小说是重要收获 韩少功《修改过程》面世

对于海南文学在2018年所获得的收成,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海南省文学学院院长梅国云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南文坛的氛围一直不错,在过去的一年里,作家们最大的特点,是铆足了劲地往前,老作家们有的年愈古稀,仍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不断有新作品问世;中年作家创作上更加成熟,成为海南作家中的中坚力量;青年作家不断涌现,渐露锋芒。“用敏锐的视觉省察万物存在的方式,透过繁杂的生活万象进行灵魂的洞察,具有直逼情感和内心的力量。”梅国云说,这是2018年海南作家与他们的作品所彰显的体征。

2018年,海南长中短篇小说创作成绩喜人。韩少功出版了长篇小说《修改过程》,书中追忆了无可复制的一代人和他们的绝版青春,强烈的时代印记使得这部作品具有纪念色彩和献礼之意。2019年1月5日,韩少功携新作《修改过程》在海口与读者见面,韩少功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希望每一种问题都是“有意味的形式”,每一次变化都能有利于释放新的思想和感情,而好的小说都有自传体的性质。

韩少功的小小说《青龙偃月刀》和《蜚师傳》、符浩勇的小小说《稻香》和《套当》入选《1978—2018中国优秀小小说》。其中,韩少功的《青龙偃月刀》还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40篇有影响力的小小说之一,符浩勇的《稻香》登上改革开放40周年百篇经典小小说排行榜。

张浩文的中篇小说《鸡蛋花》被《中国作家》刊载、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家堡的拆迁款》等2篇被《时代文学》刊载、严敬的中篇小说《耳朵》被《花城》刊载,彰显了海南小说创作的实力。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面上》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五家选刊转载,并获得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入选2018年度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王辉俊的中篇小说《打开的窗口》获中国金融作协第三届全国金融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而黄大刚的短篇小说《沙子》分别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和《2018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等国内著名文学选本。此外,杨沐、王海雪等人陆续出版了他们较为成熟的作品,显示出智慧和稳健之美。

海南作协主席孔见说:“这些小说,是2018年海南文学的重要收获,为海南小说创作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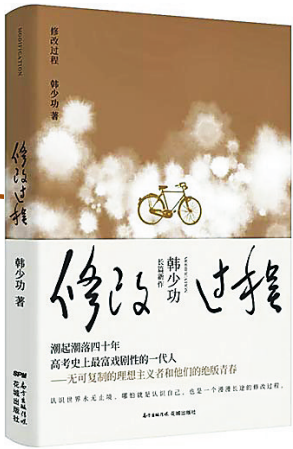


郑小驴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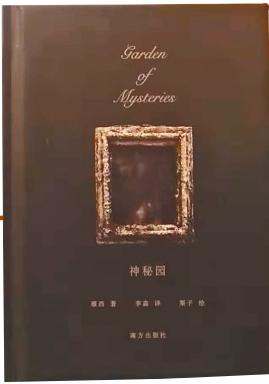
郑小驴,原名郑朋,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著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辟》《少儿不宜》《蚁王》,长篇《西洲曲》,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湖南青年文学奖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

■ 本报记者 郭畅

2018,对于海南文学来说是丰收的一年,不少作家的名字进入了国内文坛的视野,文学创作也取得不少新成果,接连入围和获得多项国内文学奖项。这一年,海南的作家铆足劲前行,文学创作一派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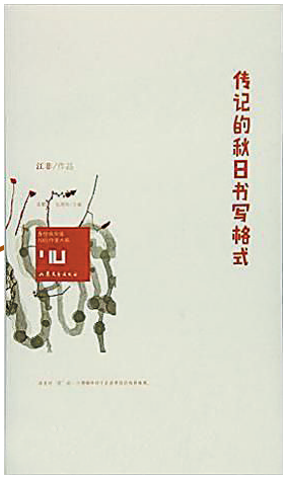
韩少功的《修改过程》



雁西的《神秘园》



赵长发的《海虫王国》



江非的《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

B

诗歌散文随笔蓬勃发展 文学评论类作品大多反响热烈

理,体现着生命的领悟,如同种花台上飘着一缕缕来自时间的幽香,自然真实。陈波来的诗集《陈波来短诗选》、苏庆兴的诗集《岁月留下的痕迹》,都蕴含着岁月深处的沉香,给读者以美的熏陶和人生的启迪。此外,蒋浩发表于《草堂》的《旋转蝴蝶梯》等11首诗引起诸多关注。

同时,海南散文随笔创作形势喜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孔见的系列人文随笔,在当代随笔创作中别开生面,自成一景,而他创作的《洗劫》等一批有分量的“海岛物语”随笔作品,发表在

《钟山》等国内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引起了读者关注。

此外,王雁翎的随笔《天涯去不还》、王妮的散文《父亲》、王卓森的《老肖的鱼缸》、杨道的《拎茅台娶媳妇》等异人志系列、马思源的诗集《赶年集》、莫晓鸣的“城市笔记”系列等发表在《大家》《青年作家》《内蒙古日报》《海南日报》等,细腻的文笔,灵动的文字,道出了生活的各种滋味,深受读者喜爱。

在文学批评方面,刘复生的《一曲长恨,繁花落尽》《马克思文艺批评的“回心”时刻》等9篇作品发表

在《小说评论》等国内著名期刊上,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周泉根的《为大海刻画年轮,为山川寻找记忆》等6篇、张杰的《我们都“坐在速度的上面”》等4篇、马良的《为海南画派画像》等8篇、黄辛力的《快乐的方式》等2篇,毕光明的《精品意识与文学的繁荣》等2篇等,分别被《文艺报》《西湖》《读书》等报刊发表或转载。梅国云在2018年中国文学博覽论坛上书面发言《警惕传统作家圈子被社会越抛越远》,直指“圈子文学”的可笑与悲哀,被天涯公号推送后,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C

网络文学作品悄然勃兴 儿童文学创作发展迅速

“不难发现,海南的网络文学创作整体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孔见表示。

在儿童文学方面,海南儿童文学创作风头正劲,更多作品获奖展现实力。邓西的儿童小说创作《贝壳里的海》《黑蝴蝶》分别获得第四届读友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创作赛作家组铜奖、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赛优秀奖。方世飞的《电动小飞机纸飞机》获2018年度(第29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出版了1部长篇小说和3部儿童文学

丛书;赵长发出版了一套极富海洋特色的儿童文学丛书《海虫王国》(12部),深受少儿读者的喜爱。

2018年10月海南儿童文学研讨会在海口召开,《儿童文学》杂志主编冯臻、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章红结合个人从事儿童文学的成长故事及当下儿童文学的社会市场、发展状况等展开演讲。

“阅读者虽主要为少年儿童,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为低幼创作,恰恰相反,因其阅读者的年纪偏小,反而对创作者的创作要求

更为严格。海南儿童文学创作者为数不多,省作协希望能够通过举办研讨会,带动本省文学创作者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推动海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孔见说。

“近年来,海南省作协通过举办青年作家读书班、改稿班,采风交流,送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等多种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海南文学的繁荣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文学生态,新的一年,相信海南文学还将迸发出勃勃生机,‘春艺盎然’。”孔见表示。

■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22 人次/62 部/篇/首

■在省外报刊发表作品 1065 篇/首

■在省内报刊发表作品 715 部/篇/首

■还有 284 人次/619 篇/首/章作品入选国内各文学选本



制图/孙发强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
海南省作协会员共出书 83 部

长篇小说 7 部 文学评论集 1 部
散文随笔集 20 部 读物 26 部
中短篇小说 15 部 诗集 14 部



作家郑小驴: 一生处在抵达彼岸的途中

■ 本报记者 郭畅

则是一篇复杂的小说,郑小驴说他用了12万字来写了一个群体的幻灭,结尾处又峰回路转,制造了些许希望。采访时,郑小驴身边的朋友说:“小驴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也是一个善于制造云雾的作家。”

对此,郑小驴给出了一个“暗中有光”的答案:以为过了而立之年,一切便会豁然开朗,然而我依然困在迷途,并渐渐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或许一生都将处在抵达彼岸的途中……这几个命运交织的故事,不过是这些年我对人生、爱情、未知命运、和解的艰难寻求和思考罢了。生活在这样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年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认清自己,看透世间本质,然而也避免不了被云雾遮眼,最终成为“制造云雾的人”。

“这些年,我始终相信,笔下的这些故事和遭遇,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漩涡,或被礁石拍碎的瞬间,它们与我们的现实处境血脉相连,心灵共鸣,从而具有普遍的意义。”郑小驴说。

郑小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曾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秉持艺术的良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深入社会的肌理,用笔如实记录一些当前发生的现状;增加对现实的理解,使文化的土壤变得丰富多元,收获更多的可能性。

谈及刚刚开始的新2019年,郑小驴说他依然会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在文学之路上,绝不允许自己停滞不前。

眼下,郑小驴正在创作一部旨

在反映当代人生存处境、精神危机的悬疑案情类长篇小说。目前已完成初稿,正在修订,计划2019年上半年出版发行。

郑小驴认为,小说采用群像式的笔法,讲述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现实中的艰难选择与不断遭遇的道德危机及困惑,一方面试图辨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绞杀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索两代人在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艰难尝试。目前大多数文学创作都是线性叙述,而在这部新作中,自己将尝试“断笔”式的修辞手法,让更多的人物参与进来,打破线性叙述的框架,使人物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多声部和“众声喧哗”的效果。

评弹

发展国产科幻电影 科学家不能缺席

■ 王姝

不久前发布的《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值得思考:2017年国内院线科幻电影市场总票房129.59亿元,其中国产科幻电影票房为13.17亿元。2018年上半年,国内科幻电影整体票房为95.06亿元,其中国产影片为8.9亿元,占比不足10%;

一方面,票房成绩显示出国内科幻电影市场巨大的需求和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国产科幻电影票房成绩偏低的尴尬。如果将下半年陆续上映的电影票房统计进来,国产科幻电影在全国科幻电影票房中的占比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高票房成绩体现了国内观众对科幻影片的需求,而低票房占比则表明国产科幻电影尚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如何提高国内科幻电影的质量,吸引更多的国内观众,是当下影视从业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对比发现,不同于好莱坞制作团队中频频出现的科学顾问,我国影视制作团队中难觅科学顾问的身影。科幻电影是一种基于想象力的创作,最重要的基础是从科学出发,与科学密切相关,科学内涵是科幻作品与神化、魔幻等作品最重要的差别。而国内科幻影视作品中的科学元素明显不足。在电影中,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中准确的科学知识,还在于制片人能否把科学作为一个创作手段,作为作品增添精妙的视觉效果和扣人心弦的智力内容,从而增加影片可收获的潜在好评和票房,形成独特的良好口碑。这种口碑可以通过邀请科学顾问参与制作,并坚持科学真实性来实现。

影视中的合理性,取决于影视作品的画面和情节有科学基础,符合逻辑,能够自洽。随着我国教育普及比例的不断提高,当下观众具有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电影作品中的画面和剧情如果太假太粗糙,很容易引起大众的抗拒,科学家在电影制作中的作用正在于此。科学顾问的目标是让影视制片人在他们的叙事、风格和受众的语境中实现科学的准确性,这种准确性,不同于科学家群体在科研探索中追求的准确性,而是一种相对的、更接近于大众可接受的“真实性”。

科学家是掌握最准确、最权威、最前沿科学信息的群体,他们的参与对于提升电影质量的意义已经被多次证实。科学家群体在帮助影视制片人创作合情合理、栩栩如生的故事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价值。在漫威电影《雷神》的制作过程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家肖恩·卡洛尔(Sean Carroll)及其科学顾问团队,为女主角设计了“所有的魔法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科技”的台词,从而将原本属于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顺利转变为来自更发达星球的外星人,为雷神成为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打通路径。同时,这些科学顾问还通过将女主角的职业从护士改为物理学家,帮助理顺剧情逻辑(一位护士深夜出现在沙漠里很奇怪,换成一位研究爱因斯坦-罗森桥的物理学家就很恰当了)。

科幻影视的制作人在推进影片制作的过程中,不妨考虑邀请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加入制作团队,感受一下他们解析细节、从复杂体系中找出相关联系的能力,在充实作品情节和确定结构框架时,借助科学家的力量,为提升影片质量打下更好的基础。

(光明网)



《雷神》剧照

长篇小说《远古大帝》 新版发布暨研讨会举行

近日,长篇小说《远古大帝》新版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红石文博艺术中心举行。

据了解,从1983年起,冷明权先生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2006年首次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得到许多专家学者及媒体的好评。冷明权先生从未间断对原著精心打磨,陆陆续续增加了八万多字,修改了七八千处。使得作品内容更加丰实精彩、人物刻画更加细腻感人,并添加了一些人物素描和插图,故事情节图文交融、相得益彰。在叙述远古时代大舜帝的传奇经历更加注重突出——“为实现人生的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主题思想,彰显了“以孝为先”的伦理道德、“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和“信念相合”的生死爱情等华夏远古文明神韵。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一曲豪迈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颂歌,也是中华民族在童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是中华民族英雄时代英雄雄姿。

(吴语)